

新

編

顏

子

劄本賴子立憲曾子二卷言子三憲皆宋元
人纂輯洵州蔣氏藏書曾子看頁有澁
語曰系歷二十五年八月一日一貫題蓋沈肩
吾之錄本也考明史沈一貫傳一貫先以特張
江陵不得遷至江陵年乃以南京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時為萬曆三十二
年五十四年罷相歸此書時已歸相任故
窺中秘與策又其時沈預機務而未全秉國
鈞故尚有臨池一澁也此三子佳弱庶國志經籍
志均著歷代氏身有吾同時蓋當時尚有傳
本此後則亡觀其款式實自宋元刊本遺錄

至可珍寶別有他四明遺墨戲題衣澗古近信
倚禱孤舟必一務得壬戌年六月日得之奉都舊
家六月一日裝竟因書其端以識慶辛上雲方
羅漢帝子藏于海上第居之終不思齋

江蘇詩徵

詞朝名人

八旗詩集

三才多寶集

五小集

蔣宗海字子巖揚州丹徒人乾隆壬申進士
官內閣中書工詩能篆刻善丹青著有古泉考
稿添于校讎之學子育高古指者則及指唐儒
宗樂其書某板決業文也勢家珍聊城楊氏所
藏宋刻大戴記記印潤州李氏藏書

三原藏書志以書了計卷五

顏子篇目

瑞陽教峯後學洲村李純仁

卷之一

好學第一

卷之二

德行第二

為仁第三

卷之三

言志第四
不貳過第五

卷之四

賢樂第六

卷之五

知十第七
師友第八

在厄第九
天年第十

學顏第十一

顏子篇自終

人言顏子貧尚有負郭田五十畝簞瓢固以自
樂諸子皆有書唯顏子以蚤世無傳勤哉純仁
之用心也經史子傳萃而成書如一家言勤哉
純仁之用心也純仁李姓蓋飽學

教峰李純仁示余刻本一策曰顏子余駭曰顏子有書耶君曰非顏自為書也集經傳中顏子言行以為書若補亡耳余嘗疑孔門高弟如曾子子夏其徒各以書行顏獨短命闕然故學者無所授受道固不以書之傳否為間斷也然三聖心學傳於孔子幽微而不可識者心也昭晰而猶可究者書也聖遠言湮昧於心者其洗於書乎容或難之曰孔顏之妙淵嘿鶻鳴視聽希微見牆在礫不可搏控喟然之歎皆參學要

切之語鑽仰不足以窮其高深也淺而為博約
又從之亡由也龍見虺變鬼從神順妙於无造
單辭剝語涕唾風墮耳猶足存乎李不懌余笑
解之曰君不讀易邪乾父也復子為父者也復
之初元子又子子又父者也夫子贊易自黃帝
堯舜文王之外語不他及復初爻獨及顏子豈
細事哉復之一爻積而為萬有千之策乘除而
衍之天地之成壞人物之終始日月之明滅萬
事萬變之不可測者固在如愚坐忘中也書不

盡顏也吾非書又烏從而知顏哉乾大父也復
小父也孔顏又天地父母之不能該備者也聞
者皆茫然無以對純仁米山中值我修破屋作
勞相對輒坐睡與之啜瓠羹飯脫粟甚美因語
之曰昔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而樂與我爾之
樂同乎否邪先儒嘗欲窮其所樂嗚呼顏之樂
果何事邪君之遊

京師其從宿儒君子問之延祐五年夏五高安
江村姚雲書于六圓菴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
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
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倫論語諸書所載合
大戴記內十篇為曾子書又稗子思所言為子
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思子而顏子無書也
蓋顏子雖孔門第一人然既不得年又不授徒
故其言無所紀錄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說又謂語之而不惰由
是觀之夫子平日與顏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

傳惜哉論語中顏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
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言而顏子答者二顏子
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美追憶之辭爾
河北文安李鷲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曾子子
思子書二書刻而為顏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
大傳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
同其用意則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朴厚端謹
固具可至顏子之資因書之言學顏之學必也
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為之事有所不為

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
違仁自可馴至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者
夫如是其於顏子也直可晞其人非但輯其書
而已激將有俟焉臨川吳激序

新編顏子卷之一

顏子孔子弟子名回字子淵魯國人

少孔子三

十歲父顏路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

闕里而受學焉

闕里顏子所居

好學篇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篇 尹氏曰回之學默識心通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故曰不違如愚 朱子曰不違者意不相背有隱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

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請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
師曰顏子沐浴淨身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淵夫予
之言然識心離解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
其不違如忍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
浩然之間皆足以發明夫予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
然後知其不惑也 楊廷秀時子曰私者顏子獨至
之處也惟孔子則知之然則回之私亦孔子之私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論症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

遷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後行不貳過也又曰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
舜之味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又曰如顏子地
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
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張子曰謙於己者不使
萌於再 朱子曰遷移也貳後也怒於甲者不移於
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此可謂真

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言今也則亡
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
得也楊廷秀曰率性如顏子不幸而有短命之嘆
而後可以言命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朱子曰仰絲高不可及鑽絲堅不可入在前
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
無方體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程子曰此

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朱子曰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又曰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

間非所謂窈冥昏然者。朱子曰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蓋悅之深而力之盡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又曰顏子乃生知之次。聖人所至。慶顏子都見得。但是未到。龜齋程子曰。啓之在前不及也。思焉在後。過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又曰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又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楊氏曰此顏子未達一間也。胡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其在階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范氏曰顏子聞夫
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
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張子韶曰衆人以耳聽顏子以心聽以耳聽者語
過則耳忘以心聽者語來則心受在孔子為語在顏
子為身以身而入其語之中故見身而不見語也焉
待情之云也 並論子罕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中庸 朱子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

反之名庸平常也奉、奉持說服猶着也膺背也奉
持而着之心背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
擇能守如此

列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夫觴深之淵矣

淵名

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

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無於浮數能乃

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諼起操之也吾問

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讜諷吾與若

汝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文

外也實內也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歟未見

道之內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

數能也忘水也

數、學之則能以熟於水

若

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諛操之也

能入水

者不學而起操舟視如平地

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手前而

不得入其舍

神舍

惡往而不暇

黃帝篇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

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絕塵而回矐若乎其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
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無器謂無位
也曰無位則淺矣

〔史記〕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七十子之
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
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夷
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伯夷傳

楊子或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神在所潛而已矣

問神篇

請問退進曰惜

乎顏淵以退為進

不任學

天下解儻焉

君子篇

伊程子論顏子所好何學云聖人之門其徒三

千獨顏子稱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

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

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
之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
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
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
已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

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光明諸
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
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
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
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
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
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
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
其好之篤學之之道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
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
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

矣所謂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考也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

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此篇言顏子所學、以至聖人之道惜其天年不永幾於化而未至於化也

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

賜之遠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
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
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
此其衆多而號為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烏
乎其難哉

張子韶曰聖人之於門弟子其心術之微雖
靡不灼見然使其棲止一處聖人必有幾以
動之欲其知所警勵也人之心術或於一塗
甚明而於他塗尚塞者則以其棲止於一塗

頽然自足而不知運用之法也顏子之言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
其所學豈有棲止於一塗而已乎

楊廷秀曰道無止也道至於天豈不為極而
曰天行健豈有居其極而為可止之說哉雖
至於孔子猶未見其止而况去夫子一間者
乎 又曰顏淵非學縱心也學不踰矩也

子時

又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
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

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相傳是煮石以來其為粥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况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邪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孳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睹之彼非不受不睹也彼固無以受無

以睹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玩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乎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睹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睹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

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能勝而
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
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邪曰非顏子之幸也
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
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
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
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
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
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

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
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
能聽人也邪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
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
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
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
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是惟無
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
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

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邪或者曰回何功於
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
無論語矣回也日居韶護鍾磬之側而弗考
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遠生疑疑生
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
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
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詞章言之盛道之衰也
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
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

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曰回之無功於後學
也宜也

顏子卷之二

德行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論先進

家語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田對曰智者自知
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三恐第九篇 衛
將軍文子衛卿名孫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

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首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弟子行第二十二

顏淵將西遊于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正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比親數近疎遠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

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賢君第十三篇

子夏

問於孔子曰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

信賢於丘而

不能反

反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

此其所以事吾

而弗貳也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

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治身

六本第十五篇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

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冥之故覩游氣之原若

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以仁義禮樂

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

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為已不重為

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曰弗學而行弗
思而得小子勉之回問小人子曰毀人之善以為
辯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
小人也回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以
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
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病急欲相勸令為人
義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無益為亂
是以相愛而不能久親也

魯仲孫何忌問於顏

曰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曰曰
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
恕夫智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曰謂子貢曰吾
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
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叔孫武叔
見於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曰曰固
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
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孟子公孫丑曰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公孫丑章句上

為仁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論語也

程子曰

三月天道小變之前言其久也

不違仁只是无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楊

氏曰違者對依而言不違則必常依於仁矣

侯氏

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

尹氏曰此

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蘇子瞻曰夫子默而察之閔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于仁是以知其終身非畔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又曰三月只是言久非謂三月後必違也薛蕙王氏曰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有三月輒一次違之

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為顏子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子曰非禮處便

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

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

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

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
克己復理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
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
樂之在成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
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又曰己與禮對位
克去己後必復於禮又曰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顏淵曰請問其目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

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

而直諫其條目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 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禁止辭是人心

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請事斯語

直以為己任也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

言唯顏子得聞之 尹氏曰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

顏子為盡問顏子事斯語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及也
論顏淵

庵朱子曰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真是仁
孟子真是智顏子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
有仁亦是智中之仁

張子韶曰仁者覺也物來則覺物不能移事
至則覺事不能亂為學而至於覺天下之能
事畢矣然人每為事所惑而至於不通者則
以有已也有已則自私自私則不仁矣克也

者勝也禮也者理也克盡私智自歸天理也
自歸天理則四海為家萬物為體喜怒哀樂
疾痛癢痒與四海萬物同矣目之所視耳之
所聽口之所言身之所履皆知其源而得其
幾遂其本而識其要天高地下日光月明山
峙川流鳶飛魚躍周旋進退俯仰疾徐皆吾
之仁者也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又曰學者閉塞之處乃夫子之門也學者隔
絕之處乃夫子之墻也孰閉之孰隔之私慾

是也使吾一日克已復禮則夫子之門豁然
而夫子之墻洞然矣

楊廷秀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
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
患足人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
美彼固不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
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
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
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

見見則樂夫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
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吾以為至至焉
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
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
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
爾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
子一語之間仆藩牆去陞級撤堂室而納之
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

領其大請其目卒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做
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
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
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已也者人之欲
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學也克而
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遠則天高地下吾
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
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
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倡融者

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倡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做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間宅

之安而不得至則戚至則不得見則戚見矣
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
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
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
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其宅矣得
之之不易失之之難豈不大可哀邪是則
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
乎顏子有愛而夫子無憂矣

顏子卷之二

訂刊

瑞州路上高縣儒學教諭南楚曾

同雨

通甫

袁州路儒學學正新昌天樂陳

得星

明仲

進士誠

泉

亭

路

遵

道

提舉石

溪

胡

俊孚

惟一

顏子卷之三

言志篇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朱子曰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程子曰夫子安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

曰子路顏淵孔子之仁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

善爾 又曰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至於夫子
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
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剗牛人知羈勒之
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
是也勒音的 張子曰子路樂善顏淵樂道孔子樂
天 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
高公治長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論述而尹氏日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死於聖人故亦能之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論衡靈公

程子曰孔子立百世不易之法猶以告顏子蓋舉

前代之善者以損益之此成法也然必放鄭聲遠佞人而後能守成法朱子曰夏以寅為人正時以作事則當以人為紀高輅木輅也輅者大車至高而有輅之名始異其制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制度儀等

至周始備物小而加於衆禮之上雖華而不為靡詔
樂出美盡善顏子王佐之才故孔子斟酌禮樂而告
之 又曰孔子以四代禮樂分付顏子想是齊文約
禮之時郝瑀會得了 又曰孔子別又言吾從周者
蓋當時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若魯為邦
之問乃其素志

家語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子曰二
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得鐘鼓之
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

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讖唯由能之夫子曰勇

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澧

廣大也上

音忙下養

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

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

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言孔子曰汝獨無願乎對

曰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

也回顧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

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

无有越於溝池者鑄

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

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致思篇第八

孟子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滕文公章句上

朱子曰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

子道性善此是第一義楊廷秀時子或問顏子

為人似乎怯曰親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

可謂大勇矣

劉歆曰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以不與
唯顏淵一人唯能當之

贊董仲舒

不貳過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无吉

易繫辭下

程子曰復卦初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老者
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張敬夫曰

後貴於早方其萌於心謀於慮乃改其過而不行此
近於義而盡後之初九所以无咎悔也 朱子曰顏
子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韓子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
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
其於過言過行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
唯顏氏之子其故何哉夫其所謂過者非謂
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
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

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
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
故夫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
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

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
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
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
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
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
則已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
化之大行也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通
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
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

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
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張文潛論盡性曰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
有之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弊於是何也
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
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
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偵殖由之兼人蓋
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盡知天下之善惡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劉彥冲論復卦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為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

洞徹為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
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
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唯窮理盡性外焉唯
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
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文中
天地篇九師註云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漢

道訓二十篇統九師易

九師之前未有為易

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言說者所
能至邪是知復之一義為明白坦易之途聖

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
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
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
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作復齋銘曰
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先
惟人之生成具是性喜怒哀樂或失其正
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
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
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

勿謂有本勞思內馳勿謂無本悠、弗思
廓爾貫通心明取舍既復其初無失之者
蕩、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
伊顏氏子曰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
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

總按屏山對氏論顏子不遠復謂論語所載

顏子唯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今故以為仁
名前篇以為邦居次篇以不遠復篇實此蓋
近則修身遠則治國而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劉和卿論復卦曰性中之天孰挽孰回理外
之人孰遣孰排吾將排遣其在彼之人而挽
回其在我之天請問此境何自而入談不容
聲難以語人胸中不有卓然之見者不足以
造乎此也念慮之不純吾身之影響已隨踐
履之不至吾心之形聲已虧權輕重禍福於
影響未挽之始較毫釐得失於形聲未著之
先吾之鑽仰日勤博約日敏視聽言動詐犯
其非言辯步趨詎擬其迹過之所形何貳於

行怒之所發何遷於色齋爾心苦爾卓樂爾
簞食瓢飲顧無所用其力邪一旦力到功深
超然領會豈啻冰釋而風休雲舒而霧霽鵬
搏鷗運吾不知天地之高博日暉月明吾不
知宇宙之寥廓帝驟王馳吾不知古今之廣
莫萬象森羅皆吾方寸之故物烏乎選庭異
而氣象不同也性真頓遠、之必盡理妙潛
反、之無餘昔我所見無非人今我所見無
非天極其原而索其初溯其本而扣其端洞

洞屬、了無一得如歸故家何事於復吾於
此始信已私可克已之累也不善可知善之
累也克之矣終無所待其克知之矣終無所
致其知熟乎其仁庶乎其幾吉凶之兩忘悔
吝之並置亦聖人復禮之警策也吁安得復
之不遠者與共談敦復之義哉彼何人予何
人晞之則是

助刊

月山胡成叔

竹莊羅道登

泰宇李泰初

洞雲郭仲雲

碧虛李孚昂

竹樓李孚允

顏子卷之四

賢樂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雍也

程子曰顏子之

樂非樂華歆酒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

也故夫子稱其賢

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

其樂亦其守當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昔受學周茂

叔每令尋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簞竹器食

飯也器器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

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屢中論先進 范氏曰屢空者華食瓢飲屢絕而不

改其樂也貧富在天而予貢以傾殖為心其言而多

中者儉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朱子曰庶近道也

屢空數至空置也命謂天命傾殖財貨生殖也億意

度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言其近

道又能安貧予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

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
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
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離婁章句下 朱子曰聖賢之道進則救民

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
亦能樂顏子之樂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
之憂也 楊廷秀曰禹稷富貴而不樂然後可以

居顏子之貧賤而不自以為憂顏子貧賤而無憂
然後可以當禹稷之富貴而不自以為樂宜樂而
憂樂以天下也宜憂而憂、以天下也

列子仲尼閑居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言顏
回回援琴而歌子聞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
樂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
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哉此吾昔
日之言爾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
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

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
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適來世非但
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
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憂

莊子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
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
國而不見其過人不敢言輕用民死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蕉

量去聲蕉草芥也言死者數

多以自為望視民如藪澤中草芥

民其無如

矣

無所依歸

曰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不

假扶持

亂國就之往救也

醫門多疾

多救人

之病

願以所聞思其則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

愈也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爾夫道不欲雜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不可救

古

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

未定何暇至於慕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

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

除名

故德源蕩

知出乎爭

爭善故智適出

名也者

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且德厚信在殼然未達人氣名聞不

爭未達人心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

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而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陳述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其有美也命之曰菑人名汝為凶人

菑人者人反菑之災反及汝若殆為人菑夫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以異彼若
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更求以

自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而

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汝但勿言言則王公

必將乘人而求勝此時悅然失其為我求退

不能目熒色平者極源道之形狀口將營之

後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容

將形之難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

成之且放過為後圖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

增多其惡

順始無窮

順之自和

至此惡愈无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

未能取信

而深言之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

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僇

拊人之民

僇下合作讀照言放下僇僕欲撫

人之民

以下裨其上者也

彼不受民而裁乃

欲愛其民是下裨其上

故其君因其脩以裨

之困賢人之終而裨陷之

是好名者也昔者

堯攻叢枝胥敖

二國名

禹攻有扈國為虛癘

宅無人曰虛。是無後曰癘。

身為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重嘆其不可

夫以陽為充。孔揚外為充滿其氣甚揚

觀其

采色不定

觀其形采意氣不定釋上陽揚之意

意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

其心

因案察其所可感動處。遷就與之從容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

內不改訾遂其非而訾

之其庸詎可乎然則

顏子言

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

引起與天為徒等說

內直者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

予而獨以己言

我也

蘄乎而人善之

音祈頌

也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言一無所求於人若

然者謂之童子

渾然天理

是之謂與天為徒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孳孳

孳孳足

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誦之實也借古

以為教有謹責之實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誅

曰古人已有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

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言

未可也 詐可如此多端

政法而不謀探也言

汝所為事日方法太多不能一探其意

雖固

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

心者也

言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心者更非

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

聽之以心猶有我

聽之以氣則无物矣符如氣候將至之符氣

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者道之所在故曰

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

回曰回之未

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

謂虛乎得使謂教誨也謂未得教誨之時猶

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

虛也

夫子曰晝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

無感其名

在人世樊籠之中不為虛名所感

動入則鳴不入則止

能受者言之不能受者

不言

無門無毒

無方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

皆無心迹之象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混然之一為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

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無

行地則化矣化則絕迹又不足言矣

為人使

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造化所使則無所

容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

闕者虛室生白

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

中自然生明

吉祥止止

自然之福止於所止

下止字是虛字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若不
止者則身生於此心馳於外及坐忘說也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子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
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處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此無有俱造之時
即吾喪我之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離形墮

技藝也去智出聰明也大道無所不通之義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同則與道

為一而無好惡化則無所往而生其心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獎之至也 古篇

大宗師第六

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足以給飢醴郭內田十畝足以為緣麻此

田園也

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鑿上然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在己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

失不足喜懼

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

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言真

得友也

雜篇蘧王第二十八

淳達王氏曰夫子於顏子博之以文約之以

禮使欲讜不能而顏子所從事者皆運善政

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墮枝體黜聰明心齋

等語此獨出於莊周之徒隱茲莊列等寓言

若不具載又非全書今附於此

揚子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養親不亦至乎

顏其餒矣揚子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故以

其回邪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重言

其非劣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

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

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

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

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
苦也祗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道立教無心
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當以此為心或曰

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
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學行為山雌之肥

其意得乎樂也或曰回之簞瓢懼如之何曰

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邦有道富且

責無也閭閻在上簞瓢碎茹以手捋道茹亦

山雌也邦無道貧且幾焉樂也何其懼千鈞

之輕焉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脩身篇

晉李蕭遠運命論曰富乎齊景之千駟不如

顏子之約其仁

文選

漢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愛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
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
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

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通書顏子第二十三

又或問富貴而矜貧賤而嘆使處富貴如處
貧賤處貧賤如處富貴則矜嘆不發先生曰
見得一者難使顏子以貧賤處貧賤又安得
樂顏子於此非特忘富貴而貧賤亦忘了此
人所以辭視之勞堪而回則不改也所見到
此便是樂矣

伊程子曰顏子簞歎非樂也忘也不改者猶大
火中真金乎疾風中勁草乎雪霜交下而松

相自有和氣乎

無橫

張子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所同可

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
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
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而知其非意誠
心正不能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曰若顏回者在陋巷
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
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

及而後世更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

蘇子瞻曰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

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

楊廷秀曰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足以樂堯
舜之憂一簞食一瓢飲不足以憂顏子之樂
又曰稷契伊尹以用為達孔孟顏子以不
用為達 又曰能為顏子之貧而樂則能為
周公之富且貴而不驕矣

時子

顏子卷之四

顏子卷之五

知十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公冶長 胡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 朱子曰愈勝也一教之始十教之終二

者一之對也顏子明處所然即始而見終于貢推測
而知因此而識彼與許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論先進

朱子曰助我者予夏之契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
也顏子於聖人之言然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
然其辭若有定焉實乃深喜之

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聞東野畢御定公者

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服而

去公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証人也三日收來

許曰東野畢之馬佚雨驟曳雨服入于廐公聞召
回至曰前日竄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
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
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術體正矣步驟馳騁
朝禮畢矣朝音朝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
求馬不已鞭策不止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
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鳥

人所困則必求人此下以類推 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晨與顏回侍側聞哭者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別離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子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切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

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藏音者矣顏回問於孔子臧文仲武仲

孰賢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嫡立庶為孟

氏所讒出奔齊

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

也武仲敗於邾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

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

夫文仲其身歿而言不朽

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不展禽

知

抑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置六闕新置六闕以稅

行者妾織蒲席三不仁設虛器大夫不燕龜元於

山節藻梲夏父弗忘齊楹公於閔公之上

而不禁祠海鳥美居止於魯東門文仲祠而合國

祠之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

其亂齊莊公與之田知莊公將有難而不受智之

難也夫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

順施而不怨也夫不順不怨為廢嫡立庶武仲所

以然欲為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

施當當順其事怒其施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孔子謂顏回曰

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侍也莫之

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為聞盍日有所而

后言者 顏回篇第十八

師友篇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子墓而

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

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禮記下 鄭氏

曰無君事立於孝矣哀去也展省視之居者主於敬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論泰伯 朱

子曰校計校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

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張子韶曰顏子之心超然遠

去淵然深蘊既不得而動又不得而窺天理昭明人

欲消盡雜其身之德行且不見其有况犯我者乎顏

子之心如明月之珠內外通徹盡則光充於內萬象

俱入而不留也夜則光燭于外羣暗皆明而不隱也

家語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語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夫

顏回第十八

孔叢子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

蓋親是非胥附乎

論玄篇

揚子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魏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蹴爾曰問鑄金得鑄人

晞麟之

馬亦驥之乘也。蹄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蹄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學行篇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寢伏人不知

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湯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言得聖人而師之如攀龍鱗以飛天附鳳翼以冲霄

揚發揚也 淵騫篇

李蕭遠運命論曰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遜
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
張子韶曰聖人於資性遲鈍者尤加意焉蓋
疑多則問多問多則答多詳復周旋萬理自
判使後世雖不見聖人覽其遺言猶可沿流
而知源自葉而知本也使孔門昏如顏子則
天下何望焉故天下後世深有賴於樊遲之
疑甚不願如顏子之悅也

愚按論語載顏子唯二問晦庵謂顏子生

平受用克己復禮四字為邦之問顏子事
事去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
而告之今觀群弟子非不問仁夫子何嘗
告之以克己復禮之道非無問政夫子何
嘗告之以四代禮樂之事然則顏子有不
問問則必得聖處顏子如不問後人安知
聖人妙處其不幸者顏子之寡問其至幸
者顏子之有二問也

在厄篇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論先進篇

朱子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

不赴闕而又死也

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

絃歌不衰顏回入子曰吾道非乎不行也奚為至

於此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

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取也夫子何病

焉不容然後見君子乃見道大孔子欣然嘆曰有

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此一段史記

與家語小異今依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

食子貢以所贖貨犯園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

石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

取而食之子貢自井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

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自稱
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
貢以所飯告孔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
云不以疑也其或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回
曰疇昔予夢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墨墜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
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回出
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而可也
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荀子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

無所辟之

音僻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

而不稱其所短唯唯而已者誹也

唯讀曰唯

聽從之兒常聽從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

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言辯辯博而見窮蹙者由於好毀訾也欲求

其清而愈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

愈上声 大畧篇

天年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子罕

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朱子曰顏淵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

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朱子曰椁外棺

也請為椁欲資車以質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朱子曰孔子言鯉之才雖

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

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噫傷痛聲

悼道無傳君天喪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朱子曰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比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朱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歎不如葬經之得

宜 論先進篇

家語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回以德行者若孔子稱其仁焉七十二弟子解第

三十八

揚子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
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不朽也
如回之殘
牛之賊焉得爾君子篇

新編顏子卷之五

類附學顏

溪濂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
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
若禱于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志學篇

朱

子曰顏淵居陋巷蕭然寒士爾乃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伊尹耕莘野粟
然一匹夫爾乃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明道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
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有自
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
亦時然而已仲尼天也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伊
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
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
不錯須是學顏子

陳瑩中曰顏子上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

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
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
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
顏子則不敢當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
顏子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不肯
與之語則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
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
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
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居房屋之中四面皆牆

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訓小學

軒南

張子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人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

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故予願與同志之士
以顏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
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
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矣

庵

朱子或問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二
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
家身上討語錄

漢黃叔度隕然其慶順淵乎其似道人以為
顏子本傳荀淑謂袁闕曰子固有意顏子闕曰

見吾叔度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
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
憲不得似顏子畢竟是資稟好顏子不是箇
表善人看他多少聰明使敢問為邦孔子使
告以四代禮樂

宋程伯淳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人以為

顏子

陳瓘傳范淳夫與陳瑩中論顏子不遷

怒不貳過唯伯淳能之陳蓋不知也謝曰生
長東南不知有伯淳為貴沈文以自欺

或問朱子明道可比顏子否伊川可比孟子
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
孟子處然伊川修來檢判處孟子却不能到

明道

程子顏樂亭銘曰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

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
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
破昏為醒周爰闕里唯顏舊止巷汙以榛井
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
之嗣追古念今有嗛其心良價善諭以良價

而得復善聞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潔而
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
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
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
學其何可忘

為孔周翰作

呂與叔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
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
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

作我蠱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
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愆昔焉寇讎今則
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劬篋安取其
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闕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痲疾痛舉切吾身一
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羅仲素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
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歌一味長題

顏樂齋

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送

劉戶曹

先祖李公諱暉顏字伯淵優於理
數之學翔洲國書院教淑生徒成
材者數百以先賢前六說及二事
二銘二詩書于齋之四壁常切玩
心今用附刊 孫純仁頓首拜誌

卷之五終

顏子五卷元李純仁編顏子古三考書其系蔡輯
自他仁指此書晉林智有系卷三書目及國史
經一考志此後不見朱氏藏書也入洪濟巨浸中存
此錄本不注其源四時之功偉無顏子列自錄
達左傳本見節宗按前書志錄氏序於國初李
純仁五編顏子而亦其其要知徐幹在此存之後
徐注所書氏然其信是の夢中乃有孟子亦何
妄謬不美知其所辨言必印從違前人也也是固
書日中亦有顏子列入偽書與於葛洪論著錄
蓋是別本也此書其書一考